

梅庚吉 主编

水浒系列小说集成

顾同 马锦葵



【清末】陆士澥
【清末】西泠冬青
【民国】张恨水

新水新水
新水新水
别传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水浒系列小说集成

新 水 浒

(清)陆士谔 著
欧阳健 校点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吕观仁 李春兰
封面设计：杨 群 李 栋

水滸系列小说集成

新水滸 新水滸 水滸别传
Xinshuihu Xinshuihu Shuihu Biezhuan
(清)陆士谔 西泠冬青 (民国)张恨水 著
梅庆吉 主编 欧阳健 于润琦 董大卫 校点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哈尔滨市印刷六厂制版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15⁶/₁₆·插页 2
字数:360 000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 7-207-03551-9/I·573 全套十四册 定价:297.00元

《新水浒》《新水浒》《水浒别传》

出版说明

我们这里选录的两本《新水浒》，是《水浒》续书中的两本怪书，它们既不表现梁山英雄的忠义，也不诋毁为强盗，而是利用《水浒传》中的人物，来描写现实生活。作品描写梁山英雄纷纷下山，进入新社会，开银行、开矿山、办工厂、办学校、办夜总会、办渔业公司，有的参加音乐会、有的举办运动会，等等。颇具荒诞意味，但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生活。

一本题“西泠冬青演义，谢亭亭长评论”的《新水浒》，作者生平事迹不详，分甲、乙两集，乙集仅存书目。这次整理，依据光绪三十三年（1907）鸿文恒记书局排印本。另一本《新水浒》为陆士谔撰，依据的版本为宣统元年（1909）七月改良小说社本。

《水浒别传》是张恨水又一部以《水浒》为题材的作品。小说连载于《北平晨报》，时间为1933年10月10日——1934年8月4日，未出过单行本。这部作品的蓝本为戏曲《打渔杀家》。写梁山英雄萧恩（阮小七）隐居太湖，想过与世无争的平静生活，可是地方官府恶霸仍逼得他走投无路，不得不起来斗争。在同官府的斗争中，萧恩受重伤死去，李俊、童威、童猛等人去了海外，萧恩之女萧桂英去找正在抗击金兵的未婚夫——花荣之子花逢春。

《新水浒序》

客问陆士澐：《新水浒》何为而作？士澐曰：为愤而作。客曰：嘻，甚矣，先生之妄也！当元之季，政纲宽弛，民生凋敝，儒林偃息，僧侣专权，朝尽北人，世轻南士。耐庵满腹牢骚，末由发泄，奋笔著书，乃有《水浒》之作；寄托深远，言词激烈，固其所也。今先生生逢盛世，遭遇圣明，当宪政预备之年，正先生秉笔之日，言何所指，意何所托，毋乃类画蛇之添足，等无病之呻吟？嘻，甚矣，先生之妄也！士澐曰：吁，有是哉，子之迂也！准子之说，是安居不可以虑患，盛世不可以危言，则丁兹强敌外窥，会党内伺，魍魉充斥，鬼蜮盈涂，朝廷有望治之心，编氓乏自治之力，莠言四起，异说朋兴，仍可凜金人之三缄，戒惟口之兴戎，歌舞太平，渡此悠悠之岁月何！嗟乎，神州梦梦，苦口哓哓，屈灵均怀石投江，贾长沙痛哭流涕，情非得意，志欲有为，娲皇誓补情天，精卫愿填恨海，世而知我，则吾书或足以回天；世不我知，则吾身腾骂于万口。谅吾者必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骂吾者必曰：颠倒黑白，信口雌黄。然吾国民程度之有合于立宪国民与否，我正可于吾书验之。客休矣，俟吾书发行后，来与我辩论未晚也。客闻吾言，垂头而去。遂录问答之语，以序简端。

宣统元年三月 既望 青浦陆士澐序于上海之春风草堂

《新水浒》总评

《新水浒》气势蓬勃，读之足以增长意气。

《新水浒》局度谨严，读之足以存养心性。

《新水浒》言皆有指，语无不新，可以当近世史读。

《新水浒》于人情世故，描写极真，可以当人物志读。

《新水浒》自始至终，无一暇笔，无一直笔，无一败笔。

《新水浒》全书二十四回，处处有伏线，处处有呼应。

《新水浒》全书十余万言，一线到底，曾无半字脱节处。

《新水浒》是夏禹之鼎，秦皇之镜，温峤之犀。

《新水浒》宗旨在惩人之恶。

《新水浒》宗旨在劝人为善。

《新水浒》最爱关胜、徐宁、鲁智深、杨志，故决不肯使之下山。

《新水浒》最爱李逵，故虽使下山，必不肯列之最优等、优等；且不肯列之中等、下等，而必列之于劣等；于顾大嫂亦然。

《新水浒》留二朱于山上，列孙新于劣等，非爱之也，不过使作陪客耳。

《新水浒》妙处甚多，余评出者不及十分之一，善读者切勿轻易放过。

士谔长于小说，其出版者，有《鬼世界》、《新三国》、《精禽填海记》三种，并此而四矣。现又著《官场真相》、《新补天石》，方在属稿，略窥鳞爪已觉语语惊人，甚祝其早日告成也。

友琴又识

目 录

新水浒

- 第 一 回 醒恶梦俊义进忠言 (1)
发高谈智深动义愤
- 第 二 回 豹子头手刃高衙内 (7)
花和尚棒喝智清僧
- 第 三 回 戴院长说明神行法 (13)
鲁智深改扮留学生
- 第 四 回 咨议局绅士现恶形 (19)
盐捕营官府逞淫威
- 第 五 回 林教头仗义救福全 (25)
戴院长愤世骂官场
- 第 六 回 宋公明大宴群雄 (31)
吴学究倡言变法
- 第 七 回 女头领大发牢骚 (37)
忠义堂初行选举
- 第 八 回 白面郎拟开女校 (42)
神算子筹办银行

第 九 回	倒银行蒋敬施辣手 布广告时迁计缓兵	(48)
第 十 回	郑天寿恃强占妻妹 章淑人被刺控公庭	(55)
第 十 一 回	女学生甘为情死 白面郎决计私逃	(62)
第 十 二 回	九尾龟巧设私娼寮 一丈青特开女总会	(70)
第 十 三 回	铁叫子痛诋演剧会 金大坚开设新书坊	(77)
第 十 四 回	萧圣手穷途卖字 安神医荣召入都	(84)
第 十 五 回	单聘仁设计施骗术 鼓上蚤改业作侦探	(91)
第 十 六 回	九云楼时迁庆功 铁路局汤隆辞职	(99)
第 十 七 回	开考优拔穷极怪象 整顿学堂别出心裁	(108)
第 十 八 回	智多星初戏益都县 魏竹臣重建孝子坊	(117)
第 十 九 回	吴学究再戏益都县 宋公明筹赈济州城	(125)
第 二 十 回	石碣村三阮办渔团 江州埠吴用开报馆	(134)
第二十一回	盘报馆吴用论行情 吃番菜李逵闹笑话	(143)

第二十二回	新舞台李逵演活剧 夜花园解宝出风头	(152)
第二十三回	石秀智取头彩银 武松大开运动会	(161)
第二十四回	梁山党大会忠义堂 陆士谔归结《新水浒》	(169)

新水浒

《新水浒》序		(181)
第 一 回	述奇梦新水浒开场 谈立宪众英雄集议	(183)
第 二 回	吴学究新编教科书 雷都头初练警察队	(188)
第 三 回	兴渔利张顺设公司 奏新声乐和赴大会	(193)
第 四 回	造铁路汤隆揽利权 办渔团三阮尽义务	(198)
第 五 回	卢员外慨输国民损 混世魔侈谈妖怪学	(202)
第 六 回	孙二娘兴办女学堂 顾大嫂演说天足会	(206)
第 七 回	花和尚谋充僧监督 安道全担任军医员	(211)
第 八 回	海国春李逵吃番菜 胡家宅王英打野鸡	(215)

第 九 回	黑旋风大闹红头捕 矮脚虎气走一丈青	(221)
第 十 回	扈三娘游学赴东洋 雷都头贪功走上海	(226)
第 十 一 回	小霸王强聘女学生 白面郎乔扮湖丝姐	(231)
第 十 二 回	设招待所柴进筵宾 入天乐窝雷横听戏	(236)
第 十 三 回	石勇急足递邮信 戴宗徒步追电车	(240)
第 十 四 回	公孙胜咒画辟谷符 安道全化验戒烟药	(245)

水浒别传

序		(253)
第 一 回	小头目卖酒石碣村 老渔翁沉舟杨柳渡	(256)
第 二 回	戴蓑笠风雨访萧恩 老渔樵江湖隐李俊	(269)
第 三 回	萧姑娘烹茶款远客 花公子试箭服英雄	(281)
第 四 回	萧桂英解佩矫羞容 丁子燮闭门兴恶税	(293)
第 五 回	扑走狗怒屈权家奴 论名驹义服将门子	(304)

第 六 回	泄怨忿两地扇风波 献殷勤一次讨渔税	(315)
第 七 回	望明月挥泪话东京 趁夕阳停鞭逢北岸	(326)
第 八 回	起泉心二次讨渔税 赞花貌千金许聘钱	(338)
第 九 回	洪教师三次讨渔税 萧老汉四面扫权奴	(347)
第 十 回	笑面虎屈断糊涂案 出洞蛟私投昏夜金	(357)
第十一回	刀笔吏为钱了罪案 金刚汉忍泪拜权门	(368)
第十二回	丁子燮强索庆顶珠 萧桂英泣别留云港	(378)
第十三回	下山虎黑夜杀仇家 过街鼠血衣报州吏	(388)
第十四回	两都头明火索渔村 七英雄举杯盟水阁	(398)
第十五回	天威不测虎豹成擒 宗社将亡鸡虫是斗	(411)
第十六回	审刺客州尉发雷霆 接官兵乡农避斧钺	(423)
第十七回	散蚁兵乘风飞野火 假旗帜带月扑州城	(436)
第十八回	闹州署亲手刃贪官 劫城门舍身背老父	(448)

第十九回	荒庙兵围白头自刎 长江夜渡翠袖娇装	 (459)
第二十回	小头目卖酒石碣村 花制使击楫风凌渡	 (469)

第一回 醒恶梦俊义进忠言 发高谈智深动义愤

春去矣，把酒问青天。底事好花偏不寿，无端蔓草反离披，国士受熬煎。 调寄《望江南》

这是一首小词，是士谔小时节的游戏笔墨，然则为什么把他排在这里，做《新水浒》的开首呢？只因那时读了施耐庵先生《水浒传》，见书中所载史进、鲁智深等一百八人，皆是极有肝胆，极是热心的英雄杰士，使朝廷拔置当路，驾取得宜，则北复燕云，西收西夏，亦意计中事，何至有徽钦北狩、靖康南渡之厄？乃此一百八人，在上者非但不能荣之、显之，而反百计辱之，百计厄之，必使走头无路，不能安居乐业，为盛世之良民，而山泊之强盗，而高俅、蔡京、童贯，则反食厚禄，据高位，得以专制一方，遂致荼毒天下。那时不晓得小说事实是假的，遂奋笔题此《望江南》一阙，今日想得起来，当时识见虽属幼稚，却与耐庵先生作书本旨，颇相吻合。那一百八人，在山泊中虽做的是杀人夺货勾当，却都是欺硬怜软，扶弱锄强，尚不失好男儿本色，倘与老奸巨滑的蔡京，鬼蜮害人的高俅相提并论，自不可同年而语矣，看官以此论为然否？闲言撇开。且提正事。

却说玉麒麟卢俊义梦见宋江等一百七人，俱被刽子手推在堂下草里一齐处斩，卢俊义吓得魂不附体。及微微闪开眼一瞧，只见

堂上却有一个牌额，大书着“天下太平”四个青字。卢俊义忙至忠义堂，见宋江等一众头领俱在。宋江道：“卢员外满面不快，有甚心事？”卢俊义道：“众位头领，且休快乐，恐本山的大难，即在目前。我想梁山泊区区一弹丸地，究不是什么金城汤池，我们团体虽坚，究不过一百单八人，设朝廷特派大军前来剿捕，终属寡不敌众。”因把方才的恶梦，说了一遍又道：“大家须预先想个主意防防方好，不要一个大意，使那妖梦竟应验起来，不是玩的呢！”宋江道：“员外远虑甚是。但我们在此聚义，并不是要故与朝廷作对，也无非是生逢乱世隐逸深山的意思。只愿朝廷明亮，早早降旨招安，我们就当竭力捐躯，尽忠报国。设朝廷因我们扰乱日久，罪在不赦，则千剮万割之刑，我愿一人承当，必不使众位弟兄，稍有不利也。”李逵跳起来大嚷道：“何不索性大伙儿杀进东京，把皇帝老子一板斧结果了性命，我们就奉公明哥哥做了大宋皇帝，卢员外做了小宋皇帝，我们大众都做了大官，不强似在山泊中做强盗么！”宋江喝道：“这厮胡言乱语，欲陷我于不义耶？我生平以忠义自矢，安敢妄生非望！此堂取名‘忠义’两字，也无非要大众顾名思义，不敢有所妄动。”说着，目顾吴用。吴用道：“兄长忠义人也，自然不敢生有妄念，我们自当体兄此意，兄请放心。据小生想起来，我们的忠义，朝廷未必能够原谅，卢员外之言，倒也不可不防。不如派几位兄弟到东京去探听一番，也好作个准备，省得临时匆忙，着了道儿。”宋江道：“军师之言是也。”吴用遂道：“林教头素在东京，路途熟悉，敢拜烦教头辛苦一趟。戴院长有神行法的特别本领，可帮着林教头走遭。”二人应诺欲行，只见花和尚鲁智深叫道：“洒家曾经闹过大相国寺，东京的路也不很生，愿与二人同去。”宋江道：“鲁家兄弟使气好酒，同去只恐有失。”鲁智深道：“洒家自会当心，不劳阿哥过虑。”吴用道：“三位同行也好。设有事故，戴院长速速回山报信。”戴宗应诺。

三人离了梁山泊取路望东京来，无非是“渴饮饥餐、昼行夜宿”

八个大字。不止一日，早来到东京地面。但见六街三市，热闹异常，店铺轩昂，街道广阔。三人投了招商。鲁智深道：“阿哥，我们干坐在客店里闷甚鸟，出去逛逛也好。”林冲道：“使得。”三人出了招商，向市街闹处一路行来，见楼阁毗连，轿马络绎。行不到五七十步，见一家酒旗儿挑出在门前，临风飘荡。智深道：“口渴的很，且进去吃三碗。”林冲、戴宗只得跟着走上酒楼，拣个座头坐下。酒保连忙上来，陪笑问：“三位打甚么酒？吃甚么菜？”智深喝道：“你有甚么？只顾卖来，问甚么！”酒保道：“我恐和尚是吃素的，所以问一声。”智深喝道：“入娘贼，敢欺侮洒家没钱买肉不成？”林冲道：“不必多问，大碗的酒，只顾烫来，大块的肉，只顾切来，少停一发算钱给你。”酒保下去，随即烫酒上来，但是下口肉食，只顾送上，摆上了一桌子。三人饮酒闲话，很是开怀。只见邻桌上有五六个读书人，在那里谈今论古。一个道：“新法不曾颁行以前，巴巴的只望颁行新法，道是行了新法后，民生就可怎么宽裕。国力就可怎么强盛，那知今日新法是行了，百姓依然贫乏，国家依然软弱，不过换几样名式，增几样事儿，为做官的多开条赚钱的门径。早知如此，兄弟也不和着陈柬上书请变法了。”一人道：“公车上书的时节，太学生的气焰，真是了不得。那时朝中的大老，都目太学生为狂妄之徒，死命不肯听从。后来与辽人开战，连输几次败仗，议和下来，认了几百兆的赔款，弄得中国民穷财尽。并且辽人侨寓吾国的与吾国人民起了争端，恁是吾国人民怎么样理直气壮，一开交涉，终是吾国失败，其结果总不过‘伏礼陪罪’四个大字，加之太师蔡京是个千古唯一的和事佬，恁你怎么样天翻地覆，大家不敢捏手的事情，只要他老人家出来与外国人唱几个肥喏，磕几个响头，奉申谨献，把太祖皇帝力征经营的城池割掉二三个，那事就风平浪静了。所以历来与外国开办交涉，那议和大臣一缺，总罢不了他老人家。”一人道：“蔡太师的磕头唱喏，倘然果为国家起见，倒也是个尽忠报国的纯臣，外间传说他每次议

和的赔款，总有个九五扣回用到手，所以百姓虽是困苦，他老人家却甚快乐。不然，他老人家偌大的家私，都是那里挣来的？”那个又道：“此刻行的新政，不论是学堂是矿务，是船下是警察，那开首第一义总是筹画经费，及至经费等到，却都造化了办事几个人。怪道王荆公当日举行新法，满朝大臣都反对。”一人道：“当陈柬上书时，蔡太师也甚反对，后来见逆不过时势，方重新行起新法来，却把荆公的法制，改头换面。青苗法改为国家银行，保甲法改为警察局，均输法改为转运公司，市易法改为万业商场，其余学堂、矿务等，也无非做个热闹场面，那里有什么真效实验。即如大相国寺的清长老，也是一味价揣摩风气，在寺中开了一个什么僧学堂，日间聚着几个禅和子，瞎七夹八讲几句经，一到夜间则私自聚赌，招集许多游手好闲之徒，引诱良家子弟掷骰斗牌，呼卢喝雉之声，震动邻右。这所僧学堂，差不多成了一个大赌场，清长老每夜挑头的进项，倒也不少。”

林冲、戴宗听了，倒也不甚在意，只见鲁智深忿然道：“兀那秃驴，这等可恶！待洒家去一禅杖结果了这厮再说。”智深的声音，本甚洪亮，加之有了气忿，这一声宛如嘴边起了个霹雳，震得满间空缸空坛，“瓮瓮”作响，惊得邻桌五六个读书人都呆了，连那酒保也呆在半边，不去烫酒搬菜。林冲劝道：“师兄不必发怒，且吃了酒再理会。”智深道：“你两个且在这里，等洒家去打死了那秃驴便来。”林冲、戴宗抱住劝道：“今日天晚了，明日且与他们算帐。”两个三回五次方把鲁智深劝住了。当下三人吃毕酒，回到招商，智深晚饭也不吃，气愤愤地睡了。林冲、戴宗知他性，也不来劝。二人吃毕晚饭，见窗纸上花影重重，窗隙中透进一线月光来，明如素练。林冲道：“好月色，院长，我们何不出去走走？”戴宗道：“很好。”于是二人换了件衣衫，各藏了腰刀，带上房门，直出客店，缓步闲游。

只见那明月悬在碧空中，宛如冰轮一般，照得世界通明，清寒

沁骨，二人不禁都喝起采来。行尽一条长街，刚转了个弯，走不到五七十步，只见一簇人围住在那里，林冲道：“院长，我们看一看。”分开人众看时，中间里一个妇人年约二十岁左右，生得丰姿绰约，楚楚堪怜，在那里婉转泣诉。林冲上前动问，旁人代告道：“这位娘子，乃本区警察局巡士李亭良之妻，只因被高太尉的小衙内花花太岁看见了，趁亭良上差时，却来他家调戏。这位娘子，躲在邻人家里，方能避过。是夜，亭良回来，听知此事，一因卵石不敌，二因家丑不敢外扬，遂隐忍不发。那知东京的日报，倒把此事宣布了出来，一时警界上官员，深虑上宪诘问，丧失全体名誉，遂竭力张罗，布置妥贴，一面严饬该巡士补禀陈明。”林冲道：“奇了！高衙内调戏巡士妻子，干警界上官员甚事，却要他恁般忙碌？”

那人道：“英雄原来不知，高衙内现在警察局充当巡官，他的动作，于警界全体很有关系。当时警界上各官，意谓李亭良胆大包身，也不敢反对全体，持卵投石；并且密派某某副官到亭良跟前预行关说，晓以利害。他们意计，固谓一经亭良声诉，巨案立可冰释。那知亭良之禀，突出上官意料之外，吓得众警官都瞪目咋舌起来。”林冲道：“亭良怎么样禀复？”那人道：“竟其据实禀。他的禀词，略谓：巡士自去年四月间，搬住鼓楼东蚕桑女学校对门。家素清白，仅有一妻一子，亦未雇用仆役。巡士在区办公，不常回家。诂巡官高某，同事警界，仅识一面，突于前月十四日午后，托名有事相访，身妻答以在局未归。高云：‘今日回家否？’委婉其词，久坐不去，竟敢闯入内室。经身妻再四拦阻，告以内室未便。高云：‘我是本局正巡官，你丈夫可曾提起？’又问：‘亭良近日是否天天回家？抑系数日回来一次？你难道舍得他么？他不回家，你不嫌冷静么？’说着，即向身边取出烧饼一个，自吃了半个，以半个残饼给身妻，道：‘我与你拼合成一个。’身妻怒甚，不理。适旁有章姓外甥女，高嫌其碍眼，即以饼给女孩令去。又问身妻：‘你今年是否二十岁？’即取出戒子一枚，